

龙虎山“仙”游

□ 叶子

江西的四大名山，庐山、井冈山、三清山先后去过，剩下的就是龙虎山了。从鹰潭市出发，车行约半小时，龙虎山到了。

龙虎山的美丽是在泸溪河上展开的。虽然人们常说“名山大川”，但“名山”兼得“大川”的还真不多，龙虎山的“老乡”庐山、井冈山、三清山皆无河。有了泸溪河的龙虎山，就有了别家没有的优势与韵味。

坐上小船，向山水深处行去。晨还早，有雾。人们为看不清风景可惜着，我却是欢喜。还有比雾更高明的丹青画手吗？天赐一幅水墨画卷，不是谁都有缘碰上的，可惜惜缘。雾气满河，像柔软的呼吸。呼气时，山峦含苞；吸气时，山峦绽放。一切的一切，在影影绰绰间，在半梦半醒间。人说，龙虎山是道教第一仙境，而雾，是不可少的功臣。

且行且观，右手边出现了一面巨岩，壁立千仞，岩间殿阁层叠，飞檐翘角，恍如玉宇琼楼。岩上洞穴密布，或狭长如槽，或宽圆如巢，或成三角，或不规则。历史在这些洞穴里隐藏了一些遥远的往事，没有人能肯定，出于何种原因，用了什么方法，古人把这里选为自己的安息之地，把硕大的棺木安放在高高的崖洞之中。崖墓的主人，据说是2600多年前的古越人。无法想象他们的思想和信仰，只是相信，他们一定有一些温暖的理由，并用爱的力量，才能把珍惜的逝者放在远离尘嚣的悬崖绝壁上，不再受世间纷扰，在美如梦境的碧水丹山中安祥地永睡。

在他们之后，大约又过了700年，这里来了一个人，成为这方山水的灵魂。来者为第一代天师张道陵，道教创教人。龙虎山原名云锦山，张道陵在此炼丹修道，“丹成而龙虎现，山因得名”，龙虎山也成为中国道教发祥地。龙虎山的山山水水，便处处打上了张道陵的烙印。不信，你看，金钟峰是他点化的龙钟，丹勺是他留滞在崖壁间的，岸边的无蚊村也是因他驱



龙虎山 易继忠 摄

蚊孝母而得名……

山是灵山，水是秀水。水浅处，一泓碧波澄澈见底，看得见河床上的颗颗卵石。水深处，二两丝线放不到底。细长的绿色水草荡漾成绿色的水波，绿色的水波却打着皱，皱成一幅巨大的绿罗百褶裙。探手下水，清清凉凉，柔软、润滑、细腻，有着果冻的质感，真想咬一口。

一条条游船前后相衔，一走蛇行，如彩链落入玉盘之中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一叶叶竹筏载着泸溪人家水上超市，在游船间往来穿梭，招呼着生意。竹筏很小，细细长长的，一只炉子、一些柴火、几袋货物，就满了。炉上煮着鸡蛋、粽子，还有龙虎山特产的天师板栗，红红火火地，在龙虎山的氤氲里注入了热腾腾的人间烟火。筏小好掉头，灵活轻巧得像一尾尾泸溪鱼，忽焉在前，忽焉

在后，在泸溪上演一场场生活秀。黑色的鸬鹚们却目中无人，自管自地悠游、嬉戏、扎猛子、晒太阳……一只白鹭在白色的河滩上站成了一块石头，若不是哪个细心人欢呼起它的名字，还真难发现。

不知不觉地，游船靠了岸。猜猜，岸边谁在等着我们？是“鲁迅”。水中央那座山峰，方正的脸庞、突起的前额、刚直的轮廓、短硬的头发、凝视的神态，活脱脱是鲁迅先生的侧面像。上岸后，是一段长长的散步道。道尾就是云锦山，龙虎山就是由此改名的。龙虎山是由红色砂砾岩构成的典型丹霞地貌，而云锦山则是丹霞地貌最杰出的作品。山峰如斧劈刀削，宽峻平直，红紫斑斓，宛若一匹恢宏的天机云锦，垂挂在青天碧水间。

此时，雾已渐渐散开，岩峰明朗，芳姿楚楚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刚才是

坐船，现在要乘筏了。人在筏上，一幅幅美景渐次展开。“脸谱石壁”上，呈现着水浒108将的脸谱。《水浒传》第一回“张天师祈禳瘟疫，洪太尉误走妖魔”，说的就是当年洪太尉在龙虎山上清宫误走36天罡星、72地罡星，成为水泊梁山的108将，张天师将其画影图形，记在了这块石壁上。“孙猴子”也来凑趣。一堵朱红的石壁，很像一个猴子，额、鼻、嘴及色泽，活脱脱是一猴儿醉后酡颜，梦游极乐。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“仙桃”也恋上了这方福地，横溪枕流，鲜红鲜红的，煞是可爱。一朵水中莲，莲瓣乍开，含风不动，风姿绰约。那把“玉梳”，可是王母送给张天师的宝物，梳心不梳发的。

一峰一故事，一岩一传诵，一景一图画。龙虎山99峰24岩108景，又有多少故事可听，多少传奇可颂，多少图画可描呢？

也会热情地发出做客邀约。好几次，我闻到有枣蒸糕、煮粽子、卤凉肉的香味儿，真萌生了造访买一些的冲动，想来真挺好笑的。

走着走着，有时会有理发店洗发水的香味儿飘来，剪了漂亮发型的帅哥美女一撩头帘儿，打身边走过；有时会闻到点燃蒿草火绳的烟草味儿，那是巷口打扑克的人们在驱散捣乱的蚊虫。诱人的酒香、醋香穿透了数条小巷，想必附近有散装酒醋出售；松木香、杨木香、椿木香伴着刺耳的电锯声传来，循声循香而去，该会发现木工正在劳作。甚至连房外、院里、墙头的花草蔬菜施了肥，我都感觉是“香”的，因为很快便会有生命茁壮生长，香得很。

“无事可静坐，闲情且读书。”若不急着想赶路，我会闪进巷里的小书吧，在暖暖的阳光或柔柔的灯光下，歇歇脚。这是一隅静地中的静地，慢悠悠的轻音乐，调慢了步调与心率。选一本书，拣一空位，坐下，展读；伴手一杯清茶，或一杯咖啡，或一杯白开水，静品。此刻与我一起的，应该都是爱读书、爱生活的寻常人，在此静心静读，浸润一身书香，日子也定会过得平心静气、活色生香。

委实，我是有小卷情结的，总感觉走在树荫之下、花草之中、屋舍之间，周遭有熟悉的、陌生的百姓在生活，接着地气，也不孤单，很踏实，很安全。再有那不期而遇的花香、果香、饮品香、饭菜香悠悠飘来，甚至逢着走街串巷卖糖瓜的、卖烤红薯的、卖糖葫芦的、爆爆米花儿的撒上一卷熟悉久违的香味儿，一时激活儿时的味觉记忆，那这“健步之旅”便成了“寻香之旅”，令平凡的小城生活多了几分美好与雅趣。

巷里寻香，已融入我的日常。不论工作生活触动我多少情绪，只要拐进小巷走走看看，嗅一嗅那弥散的四季自然之香、平民烟火之香，心便随着街巷的延展一点点平静、放空，重又轻步迈入车来人往的熙熙攘攘之中。

横塘驿站

□ 周龙兴

望亭和平望，是大运河与苏州的交汇点，一个擦肩，一个回眸。望亭水路到平望，是现今的大运河苏州段。“苏州运河十景”，两端各有精彩，分别是“吴门望亭”和“平望·四河汇集”。望字始，望字终，串起一份水汽氤氲的望眼欲穿——对于大运河，对于姑苏，对于江南。

千年古运河从历史深处迤逦而来，邂逅江南。苏州的运河十景，我念起最多的还是横塘驿站。全国现存的古驿站少之又少，横塘驿站属于其中一座。说是一座，也只剩下破败的驿亭，在胥江与大运河交汇处，落寞寂寥，老态龙钟，一幅被时间遗忘的模样。

我曾于数年前摸索着寻访过这座驿站。只有一个大致的方位，在地图上，是一个河口三角洲，算是记忆中该有的样子。在名为“横塘”的公交站台下，相继走过新建的居民区、破旧的厂房、废品回收站，当听到越来越响的大型运输船的汽笛声时，我想就在眼前了，最后还得跨过散种的一畦畦菜地。有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一侧连着一家大工厂的大围墙，无路；另一侧延伸到只有一间的简陋古建筑，我想那便是心心念念的古驿站遗迹了。我是当时唯一的访客。

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大运河，在横塘驿站。感受是扑面而来的，扑面而来的隆隆汽笛声，扑面而来的空驶大货轮的船头，扑面而来的对岸高耸的商品房……这一层层层的“扑面而来”叠加起来，有了一种压抑，那是历史照进现实的压迫感。曾经驿舍几百间，现只剩驿亭一座，连着后面的荒草、衰败的厂房，感觉快要一起被卷进并淹没于时间的荒原里。还好有一座石拱桥连着对岸，稍微拽了一把。还好不远的远方还有青山含黛，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。

驿亭两旁有一副对联：“客到烹茶旅舍权当东道，灯悬待月邮亭远映胥江。”寥寥数语勾勒出车水马龙、往来送往，那是渐行渐远的、辉煌的运

河时代的景象。一边是大运河，一边是胥江，大运河沟通南北，胥江连着城里城外，横塘驿站自然成了水路要隘，是出入苏州城的主要通道。

驿站为古代传递官府文书及往来官吏中途歇宿之所，我能想象这样的场景：新任命的地方官沿着大运河船行数日甫到苏州，先在横塘驿站稍事休息，第二天再风光光地进城。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是唐朝的白居易、刘禹锡和韦应物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“姑苏诗太守”。

迎来，还有送往。大运河由北往南，从望亭入苏州后第一个大的拐弯，便是石湖。从石湖再溯北而上十来分钟，就到横塘了。一段悠悠水路，平添几分离愁，于是很自然地念起了范成大的《横塘》：“南浦春来绿一川，石桥朱塔两依然。年年送客横塘路，细雨垂杨系画船。”

范成大的朋友中，有同是著名诗人的陆游和杨万里。他们的老家苏州、吉安、绍兴彼此都不远，可似乎他们可以暂时不议政事，做回文人，诗酒酬唱，好不快活。秀丽的山水宽慰了那些稍显疲惫落魄的灵魂，石湖是那个年代有志之士的温情避风港。但相聚总是短暂，可能是又一封急匆匆的公函，催促他们赴任谪贬的他乡。临行前再三叮嘱不必送行，主人说这怎么行，再三推脱，那就送到横塘驿站吧。

苏州的风景，可入诗入画。宋代的诗词，得配明代的书画。明代的苏州，书画蔚然成风，出了“明四家”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吴门画派，典型代表是沈周和文徵明。他们擅长大尺幅的山水巨制，兼擅花鸟风光，隽永且生活气息十足，像极了晚明的小品文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有《明贤姑苏十景册》，画的都是苏州的风景名胜，其中便有文徵明的《横塘图》《石湖图》，可见其对该年的喜欢。文徵明游览石湖和横塘的时候，先贤范成大时不时闪现其脑海，于是他点头会意，回来把范成大的诗文画成了青绿山水。

风景二三里

□ 路来森

风景二三里。好风景，无须千里追寻，就在不远处，举目可望，缓步可游。

也许，就只是一座山。山不大，山不高，但山上，必定有石有树，有草有花，有飞鸟有虫鸣。早晨，启户推窗，放眼而望，弥目一团绿，鼻嗅一腔新，于是，目欣悦，心爽然。有雾气缭绕，朦朦胧胧，若隐若现，美在隐约间，别具风致，亦是美好。碧空如洗，小山清晰如画，蓦然间，一群飞鸟破空而出，盘旋半山间，那就是天赐的一份惊喜。

闲暇无事，可信步而游。不太远，不太累，缓缓行走于山道上，一步一欢喜，一步一悠然，一步一逍遥。

高大的是树，峻峭的是石。走累了，可于树下一躺，可于石上一坐。树下绿草如茵，躺在大树下，你就躺在了大自然的被褥上；岩石坚硬如铁，坐在岩石上，你就抚摸到了时间深处大自然的筋骨。一躺一坐间，你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之子。山道逶迤，山花烂漫，走着，走着，你顺手采一朵路边花，一朵很朴素的山花，却让你嗅到了大自然的清芬。走着，走着，蓦然间，几声鸟鸣传来，清脆、嘹亮，回荡山林间，于是，你情不自禁举目寻觅，一脸的惊喜，感觉那山也妖娆，那山也在笑……

你爱那座山，山不大，山不高，山在二三里处。

也许，就只是一条溪。溪不宽，水不大，不能撑船，无须摆渡，但却四季长流，涓涓不息。溪底有积年的淤泥，泥中生长着摇曳的水草，水草间浮游着几尾草鱼。溪岸上，栽植着几行曲柳，近水处，有苇荻数丛、菖蒲几簇。夏日水涨，便就蛙

声一溪。溪虽小，但溪之美备焉。

因为距离近，夏日的早晨，你可能习惯于缓步溪边，洗一把脸。然后站立岸边，看一河之风景，观水中之游鱼。水至清，草至绿，流淌的是一河清澈，夺目的是无边翠碧。于是，眼绿了，心清了，你淳朴、圣洁如稚子。水至柔，至柔易生情，若你读过几本书，此时，你又怎能不情由心生，浮想联翩？

看水流，夫子的那句名言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也许就会脱口而出。脚伸入水中，凉水荡漾肌肤，也许就会不由得想起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……”凝心观鱼，或许，对于庄子的“鱼之乐”，你就有了一份感同身受。

看一条小溪，就是在读一首晚唐诗，淡雅中，有着丰富的意蕴。

无山，无水，二三里处，也许就只是一片庄稼地。

那也很好，也有至美之风景——那便是土地上庄稼的生长，和庄稼人的耕耘、收获。

春天里，你看他们播种；夏天里，你看他们耕耘；秋天里，你则看他们收获。

挥汗如雨，你就能充分感受“汗滴禾下土”“粒粒皆辛苦”的诗句寓意。庄稼葱郁，满目绿色，你就可以尽享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”的欣悦。田间休息，你可以走近老农，与之“披草耒来往”。庄稼丰收了，场院就铺在田地间，你即可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，与老农共享丰收的快乐和幸福。

面对一片土地，面对那些劳作的农人，你就会明白：人世间最美的风景，其实是劳动着的人。

风景二三里，无须千里追寻——心有所寄，便是好风景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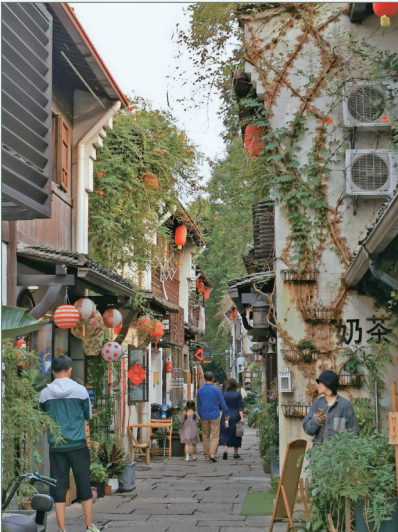
□ 张金刚

每座城，或多或少都有老城区留存。那一道道折折弯弯，曲径通幽的街巷，似匍匐大地的条条藤蔓，迂回绵延中，结出诸多院落、房舍，更结出数位寻常百姓。它们在高楼大厦边缘、车水马龙尽头静默着，历经岁月风雨，感知四时变幻，体味人间冷暖。

我常在居住的小城巷里行走，巷之宽窄、长短，巷之新老、兴衰，皆在我一步一步的丈量中留在心底。这些街巷构成一座迷宫，“无路可走”的死胡同与豁然开朗的巷道口，连带那些巷里人家、花草树木，藏了无数引人入胜的谜；又似沧桑的老人，佝偻蜷缩在高大功成的儿女之下，窃窃低语，瑟瑟发抖，生怕哪天被时代涂上大大的“拆”字。

但存在一天，有人在在此生活一天，街巷就是鲜活的、有声有色的、热气腾腾的，有丝丝缕缕的香味儿在弥漫。这香味儿，有着浓浓的市井气息，飘忽了几十年或上百年的，依然甚至更加沁人心脾，搅动了无数人的乡愁与情愫。

巷道的槐树、合欢、泡桐树，房侧



老街巷弄 图虫创意 供图

